

論知澶州李昭亮劄子

宋 何 拯

臣等伏見宜徽南院使新知澶州李昭亮因赴任到闕朝見復有指揮且令本院供職雖天恩寬假人欲必從然於事體有不可者尤須爲國家顧惜綱紀也竊聞昭亮在延州日嘗累乞移近郡而澶淵據北道之會扼大河之津朝廷素責重臣以鎮之是委遇之意不爲不優矣州境與畿甸相接兼得以便私家之事如昭亮所請不爲不從矣以至增南院宜徽之重誕告於廷而遣之今始得覲又欲遂留京師前命廢而不行爲昭亮計誠可矣恐非朝廷所以命大臣而

大臣於出處間自持慎重之體也外議多云比來河
流頗虞決溢之患昭亮以此懇辭不去又不可之尤
甚者也古所謂大臣者能與天下國家同其休戚也
今其名位兼中外之重亦可以同休戚矣而計較一
小利害不肯宣力矧天下利害固有大於此者朝廷
欲誰使哉大臣舉措果如此將何以勵小臣哉伏望
陛下依前降指揮趣令赴任上以全出命之體下以
存承命之信無復開僥倖覬覦之路由大臣始克如
此事體所繫不細臣等故敢極論之惟望聖慮必賜
裁擇

請誅逆瑾疏

明王崇慶

臣惟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如人之一身必血脉流通而後百病不作言路者人主之脉也天下所係以爲安危者也自劉瑾專政以來中外臣民劫於積威垂首喪氣莫不以言爲諱臣所以懇懇乎惟望陛下以開言路爲急也今天下之言路塞已久矣四方雖有奏疏之陳祇皆撫拾浮詞無裨實政若關乎利害之重者誰肯爲陛下言之隱乎幾微之細者誰肯爲陛下言之涉國家之要務逼權勢之可畏判興廢存亡之大計者又誰肯爲陛下言之縱有一二欲爲陛下

言者彼劉瑾固已壅蔽之矣豈徒壅蔽之尋又以奇禍中傷之忠臣義士誰不寒心而又何敢言哉夫天下之事亦多矣人不爲陛下言則陛下孤立於上臣所以中夜撫枕而太息也陛下自遣張永西平寧夏首拿劉瑾降爲奉御歷數其罪布告中外聞者莫不歡欣鼓舞以爲自今眠者始帖席食者始下咽死者始安於地下矣凡劉瑾之黨羽鷹犬一時驚潰奔散束手請罪殆惶汗無地乃知天地祖宗所以陰啟陛下維新之治者非偶然也彼劉瑾者包藏禍心窺伺神器方將肆不軌於一朝而鬼神已奪其魄陛下今

已知其惡矣若之何而不重治極法以雪蒼生之憤乎陛下萬一釋此不治則天地祖宗謂陛下爲何如先帝在天之靈謂陛下爲何如天下萬世公論謂陛下爲何如臣雖愚昧固知其斷不可也今四方水旱之相仍盜賊之橫逆不知凡幾民之憔悴於橫征暴斂死於非法之下者不知凡幾縉紳士大夫元老大臣斥譴罷去鞭箠唾罵者不知凡幾祖宗之紀綱法度漫無持守隨意紛更者又不知凡幾今年曰遼東清理屯田明年曰宣夏清理屯田而卒以激不測之變今日曰某官爲某事例該充軍而爲民明日曰某

官爲某事例該罰俸而調衛而實以逞一己之威逃
軍逃匠之不舉則害並及乎兩鄰起復養病之違限
則輒以令其罷職京師之店房連雲相望而貧民之
居址不恤也法司之議罪不原情理而咸以已意爲
重輕也擅陛下之威福以恣其私窮鄉遠邑孤兒寡
婦之哭傾家蕩產在在有之傷天地自然之和喪四
海樂生之氣莫此爲甚其間頑鈍無恥之徒且公行
賄賂以求進用以求免禍而自以爲得計者又未易
勝數三四年來名器之濫已極而土風漸以成俗恬
不知怪皆劉瑾一人專政之爲之也今天下軍民皆

欲食劉瑾之肉飲劉瑾之血臣愚以爲卽民心可以
占天意伏望陛下念列聖基業之重思先帝顧命之
言廓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怒速將劉瑾正名定罪加
以典刑至其盔甲若干弓弩若干龍裘若干牙牌若
干仍究所以造此何意所以治此何人然後從而並
治其罪則雖粉身碎骨可也以此而謝祖宗以此而
謝先帝以此而謝天下曰朕誅劉瑾與天下共誅之
也薄海內外孰不頌陛下之聖明也哉至太監張永
平定叛亂安靜爲國則宜昭示褒賞以勸有功蓋人
君所恃以治天下者賞與罰而已書曰天命有德五

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此阜陶之所以佐舜而
享安民之化也臣責非言路出位妄言之罪固知不
免然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陛下大恢堯舜之度以
納小臣一得之愚日與老成大臣老成近侍問民疾
苦圖惟化理凡劉瑾罷去諫官老臣一一取回復職
死者量加旌褒以慰忠魂於地下凡各處鎮守太監
有害及民者取回別用凡京城術士妄言禍福者一
一懲治逐去以正人心凡先前緝事旗校以嚇取人
財物者一一查出問罪以戒隸事凡災傷去處量加
免征夏秋稅糧以蘇數年疲憊之民凡各邊軍士務

擇良將統御有功者勿奪使之得以伸有罪者勿免使之因以勵仍將劉瑾私財量加給賞以固邊疆之氣凡奔競無藉以財進用者照名罷黜以示名器之清至中外利之當興未興害之可革未革者悉照祖宗舊制許諸人直言無隱言有可采卽行之言無可采亦置之則朝廷有受言之地而人心無壅蔽之虞如此則天下回心而向道世道一變賢姦分明宗廟社稷之福萬世無疆之休宜無大於此者惟陛下留意臣不勝至願

救宥進疏

王崇慶

臣聞自古帝王未嘗不以言而興也故堯舜有進言之旌三王設敢諫之鼓漢文除誹謗之木天下至今稱道不衰凡以樂聞直諫而已仰惟我朝祖宗開國之初首以言路爲急凡軍民利病例許諸人直言無隱列聖繼述世守勿替近惟陛下削平叛亂以安宗藩誅鋤權奸以消禍變每事務從寬大以振復雅俗凡一切政令不便軍民者悉詔查革改正以維新治化皇店之禁見者快心歲賦之蠲聞者揮淚自京師而四方莫不歡聲雷動焚香祝天以爲陛下聰明英

斷一旦納諫如流如此一旦疏通壅蔽如此若有天地神明默啟之者因相與拭目以望太平也乃近者刑部主事宿進不知忌諱冒瀆宸聰誠爲有罪但據職分雖不免出位而原其本心實不過於愛君夫其心愛君則其情可矜矣其情可矜則其狂可恕矣陛下乃令錦衣杖於朝削其官令其爲民京師內外聞之莫不震恐且繼之歎息蓋皆不意陛下涖政清明之初又有如此之舉臣謂去一宿進雖未足以傷陛下之明然以人心參之頗爲美政之累諫臣杜口古今大患也自劉瑾蔽主專政阻塞言路四五年間一

時端人正士斥逐鞭朴者殆盡天下囂然喪氣無不
以言爲諱今劉瑾已誅而其事猶有存者臣竊痛之
況今天下多事盜賊蜂起兼之頻年水旱災異屢作
財賦竭於東南兵力疲於西北流移之民死於溝壑
道路者在在皆是此誠危迫之秋也而人心猶思太
平言官不避禍難蓋感陛下近日之政漸將復累朝
之舊亦以追念先帝之深仁厚澤而不忍忘也伏望
陛下明開日月永鑒壅蔽之源量普乾元曲示生成
之造俯察臣愚一得之見以安天下久叛之心仍復
宿進職官將臣放歸田里以贖宿進之罪使天下聞

之史官書之萬世而下皆仰贊陛下之聖德足以光
臨堯舜豈不偉哉臣亦出位妄言者也固知罪在萬
死惟陛下少霽天威廷諷大臣議臣之言必使言路
開人心悅無爲主德累祖宗之光也社稷之福也天
下之幸也臣不勝惓惓

平播全書序

張悌

萬厯二十有八年御史大夫兼司馬督府李公帥師
平播已馳露布獻俘闕下天子嘉悅令從公次第諸
文武功及區畫善後事成備疏俱上諸大夫以公經
略西南文告檄書與先後諸疏皆足詔來祀垂不朽
也以屬守南大參王君編次爲卷凡十五鏤成謂不
佞悌久在行間與觀其盛不可無言以弁其端悌也
不類曷足識公之大獨念是書也鳴聖主中興之盛
錄平蠻將吏之功備矣出師才百十四日闢兩疆二
千里封疆奏二百餘年所未得志於西南夷盛事繼

之太常自有國家祚土分茅彝典嬖矣公也不自功
且無樂人鳴其功亦何庸叙唯是元機睿算石畫淵
猷所繇速于底績足以泣神鬼而舒宵旰者有其本
之文檄不載也悌曰奉幄籌不據吐萬一以彰往鏡
來嗣茲何攷焉夫靈武之師朔方以靖元菟之捷屬
國以全播不聞乎而敢逆顏行雖其井觀岨負哉然
猾賊也豈自紿若爾固有恃也今天下易言播
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以商道赫焉中興舉
一鬼國尙淹三年孔父所謂憊也史稱楚頃襄王遣
莊躋略巴黔漢武帝遣唐蒙問夜郎然躋卽王滇自

爲聲教蒙入徭關猶閉昆明唐之南詔乍臣乍叛罷
敝中國蓋漢唐之盛已然矣楊端取播於南詔而世
守之八百年來未以易也無論宋元卽我明運方開
皇稜大抗百蠻君長重足嚮風日所出入之邦靡不
獻琛納賁然傳潁川率二十四將軍南下善聞其所
削平自段明而外無聞焉鎮黔馬都督威讐羅夷不
獲自完首領正統間麓川之役用兵五十萬三往十
閩年而思祿猶據孟養嘉靖初思田之役始剿終撫
而盧蘇竟遣天誅令褻威閔爲西南夷觀哂播賊覘
之所自逆也白石口而後震黔楚危三川脫復滋蔓